

彰显陈列实物属性的困境与出路

——以纪念类陈列为例

Difficulty and Solution of the Lack of Display Objects:
Taking the Memorial Exhibition as an Example

唐立鹏

Tang Lipeng

(鸦片战争博物馆, 东莞, 523900)

(Opium War Museum, Dongguan, 523900)

内容提要: 实物是博物馆陈列的基石, 实物性是博物馆及其陈列的本质属性。由于受到客观因素制约, 博物馆陈列尤其是纪念类陈列存在较为严重的实物匮乏现象。为解决这一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 首先要对“以实物为中心”的传统理念进行审视, 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确立新的理念。再从辅助展品、空间布局、科技运用等环节, 就如何彰显实物特征这一命题提出原则与举措。通过探究, 旨在强调: 作为专门的社会文化教育机构, 博物馆必须始终坚守独立个性, 才能避免在狂飙突进式的发展中迷失自我。

关键词: 纪念类陈列 实物性 辅助展品 空间造型 科技手段

Abstract: Relic is the cornerstone of the museum exhibition, and the relics nature is the essential attribute of the museum and its exhibition. Due to the objective factors, the museum exhibition, especially the memorial exhibition, faces a serious problem of relic deficiency. In order to solve this seemingly irreconcilable contradiction, firstly we should examine the traditional idea of “relic as the center”, and establish a new idea on the basis of critical inheritance. And then put forward principles and measures on how to highlight relics with assistant exhibits, space layout and technology. Through the inquiry, it is intended to emphasize that a museum, as a special institution of social cultural education, should keep the independent character, to protect itself from the excessively rapid development.

Key Words: Memorial exhibition; relics nature; supplementary exhibits; space form; technology means

博物馆必须以实物作为一切活动的基础和出发点，这一业界圭臬无需过多解释^[1]。然而，在博物馆陈列实践中，经常会遇到实物无法满足需求的尖锐问题。为弥补实物之不足，惯常做法是以大量非实物展品取而代之，不仅容易导致陈列实物特征的泯失湮灭，而且由于粗制滥造，还会产生一大批毫无科学品质可言的“垃圾陈列”。如何在实物不足的条件下突显陈列的实物特征？本文拟以纪念类陈列为考察对象，从理论与实践双重层面进行探讨，希冀寻求到一种行之有效的破解之道。

一、问题提出

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博物馆陈列，都会遭逢实物不足的“瓶颈”，而尤以纪念类、历史类陈列为甚。这除了人为因素外，主要还是受到客观因素制约。古代实物只是历史的偶然遗存，并非专为人类见证物而保留，幸存下来的毕竟是少数，况且多数为孤立而无联系的个体。也就是说，不是任何历史问题或历史现象都可以用实物来反映，也不是任何历史问题或历史现象都有恰当的实物来表现，这是导致博物馆陈列实物匮乏的根本原因。

相较于历史类陈列，纪念类陈列实物匮乏的境况更为窘迫，这是由其所展示对象的特殊性决定的。

1. 专题性

纪念类陈列以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为展示对象，实物必须与具体人、事密切相关，具有不可替代性，这就大大降低了馆藏实物的可利用率，也给实物征集工作带来极大难度。历史类陈列以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为展示对象，相对宏观，实物可供选择的范围亦十分宽泛，比如，为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的手工业水平，可考虑采用不同材质、不同用途，甚至不同地域的实物来表现，这是纪念类陈列所望尘莫及的。

2. 时限性

纪念类陈列所展示的历史事件，其过程都不

会很漫长，多则数年，少则数天；所展示的历史人物，也仅是撷取其一生中最辉煌的片断。时间跨度短，实物遗存的机率自然小。

3. 完整性

纪念类陈列叙事完整，结构紧凑，不同内容单元之间贯通性、逻辑性较强，理想状态下的实物配置，应该形成一个完美无缺的“实物链”，对于历史事件的各个节点、历史人物的各个阶段，都有与之相对应的实物，而这在现实中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4. 情境性

事件有情节，人物有情怀，能够直观展示情节或情怀的实物少之又少。就“虎门销烟”陈列而言，最直接的历史见证物非销烟池旧址莫属，而销烟池旧址在外观上与普通水池无异，既无法展现销烟的具体过程，更不能反映当时震撼人心的场面。

由于实物匮乏，再加上缺乏针对性、系统性的理论指导，当陈列遇到实物困境之际，一些博物馆尤其是纪念馆往往避重就轻，舍本逐末，人造景观、科技展项等非实物展品大行其道，造成不良影响，如业界流传的“实物不够场景凑”“蜡像开会”“克隆化”“卡拉OK现象”等，反映出问题的严重性。2012年底，国家文物局印发《关于加强博物馆陈列展览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2]，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拨乱反正”的导向作用。一方面，认为可以使用非实物展品，另一方面，进行了严格限定。比如，“是否有必要”“应符合学术要求”“应该明示”等，特别是针对陈列中现代科技的运用，更是措辞激烈，慎用、少用的精神昭然跃显。当然，作为行政主管机关的指导性意见，只能提供原则性、参考性建议，不可能详实解说其原委，这就难免引发理解上的分歧与偏误。如《意见》中关于“杜绝无历史和科学事实依据的虚拟场景、蜡像或幻影成像等形式”，“杜绝不必要的装饰性设计和刻意文化符号叠加”等表述，在字面文理上本无懈可击，可一些博物馆过度解读，因噎废食，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因此，确保博物馆实物属性的关键一环，就



是要处理好非实物展品的运用问题，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唯有如此，才能触类旁通，真正领会前车之鉴。

二、陈列理念：从实物到实物生态

陈列理念即设计者基于一般原则、现实条件、个人经验等因素，针对陈列实现目标所提炼出的根本观点和思路。陈列理念决定陈列的专业水准、个性风格、目标效果。解决陈列问题，必须从陈列理念入手。

长期以来，博物馆奉行“实物中心”的理念，确立了实物在陈列体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有效捍卫了博物馆的专有属性。然而，该理念也导致了“实物绝对化”或“拜物教”倾向，正如美国博物馆学者莫莉（Molly）所言：对于博物馆陈列来说，有实物与实物标签就可以了^[3]。这种偏执的观点在实践中致使陈列实施滞碍难行，实物的稀缺与自身局限决定了单凭实物而不依托任何其他展品是无法支撑一个完备陈列的。如此，问题来了：一方面，在实践中陈列需要实物之外的展品进行辅助，另一方面，传统理念对实物之外的展品又丝毫未予理会。这就令大量非实物展品陷于无所适从的尴尬境地，设计者只有凭自身主观判断对其任意摆布，此不啻为引发陈列乱象之渊藪。

传统理念受到挑战，亟须建立新的理念指导实践，实物生态理念应运而生。20世纪90年代，国内第一座生态博物馆落成，“生态”与“博物馆”开始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起初，“生态”专指某一村寨社区的自然与人文生态，后经不断衍化，逐渐成为一种引领博物馆建设的新型理念^[4]。该理念的引入，对传统博物馆产生深刻影响，实物与生态结合而成的“实物生态”理念，被愈来愈多人接受。所谓实物生态理念，意即博物馆所展示的对象不再仅仅是单纯的实物，实物所依存的自然人文环境与实物共同构成展示的基本因子，博物馆陈列就是由一个个实物生态有机组合而成的展示体系。

陈列理念从实物向实物生态转变，在理论上更

趋完善。实物生态理念强调的是“实物之生态”，实物的中心地位未变，博物馆及其陈列的专有属性依然秉承。最大变化在于，博物馆陈列的构成因子发生了变化，由“点”扩展为“面”，即由原来的实物本体扩展为以实物本体为中心的生态环境。在新理念指导下的陈列，实物的生态环境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备选项，而是不可或缺的必须项。关于实物生态环境的设计与构建，除了实物外，并不排斥非实物展品的参与，这就从理论上赋予了非实物展品在陈列中的“合法地位”，相应地，非实物展品的布设也被纳入规范化轨道^[5]。

陈列理念从实物向实物生态转变，在实践上更具优势。

1. 表达信息更加丰富

单纯的实物展示，观众捕获到的通常是实物的外在信息，信息量相对有限，而实物生态不仅是实物展示，而且通过挖掘整理，展示出了实物内蕴的、背后的故事，所传达的信息量非单纯的实物展示所能比拟。

2. 展示手法更加灵活

实物之生态，可由多种形态的展品构成，而不同形态的展品适合不同展示手法，展品形态的多样性为综合运用多种展示手法提供了可能，陈列效果自然显著提升。

3. 陈列主题更加突出

陈列主题相对抽象，一般是从故事情节中提炼升华得出，而在表达故事的完整性、情节的连续性方面，实物的单一功效相形见绌，唯有多形态辅助展品、多功能展示手法交融并举，才可有效弥补这一缺憾。

4. 观众体验感更加强烈

观众参观从被动到主动、从灌输到体验，是博物馆迈向现代化的主要表征之一。生态型陈列一改过去对实物的简单摆放，转为注重历史时空的复原

与环境氛围的营造，为观众进行体验式参观创造了良好条件^[6]。

三、辅助展品： 求取与实物的最大公约数

辅助展品泛指实物之外的一切展品，种类繁多，常见的有图表、绘画、雕塑、沙盘、模型、场景、复制品、仿制品、音像制品等。辅助展品之所以能够与实物共同应用于博物馆陈列，就在于它虽不像实物那样具有完整的实物内涵，却具有部分的实物内涵。如表1所示，实物内涵包括本真存在、事实诠释、信息呈显、知识承载、价值体现等基本要素，除本真存在为实物所特有外，其他内涵均可由辅助展品补替。也就是说，辅助展品与实物展品存在一定交集，交集愈大，陈列的实物特征就愈加明显。

辅助展品实物内涵之扩展，需在陈列设计过程中着手，现针对斟选、复制、组合这三种情形进行阐述。

1. 斟选

就是指在同一展位有多件备用展品的情形下，互相参照比对，优先选用实物内涵较为完整者。在纪念类陈列中，图照数量较大，经常会遇到这种情

表1 各类型展品实物内涵表^{*[7]}

展品 内涵	实物	复制品	模型	图照	美术作品
本真	√	×	×	×	×
事实	√	√	×	×	×
信息	√	√	√	×	×
知识	√	√	√	√	×
价值	√	√	√	√	√

* √表示具备该项内涵，×表示该项内涵较弱或缺失。参考宋向光《博物馆陈列的实物性元素及内容结构析》。引用该表旨在表明辅助展品也具有实物内涵，且实物内涵强弱有异，至于具体划分标准则会因实际情况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况。以“鸦片战争”陈列为例，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制约，中方的图照资料几近于零，西方随军画师创作的一批时实画作，成为该陈列图照展品的重要支撑。首先，考证图照的来源，时间愈接近事发时间，时实性愈强。比如，战争期间，英国《伦敦新闻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刊载了其中一些画作，虽不属原始资料，但与当下翻拍的图照相比，最贴近历史本真，自然成为首要之选。其次，对画面信息进行分析，真实性是重要考量因素。有的画作在细节处理上与史实不符，真实性大打折扣，只能退居次选。再次，从艺术表现力上进行评判。这些画作既是见证物，也是艺术品，艺术水准的高低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实物特征的强弱。

2. 复制

即依照实物复原制作，不仅造型、规格、纹饰、文字、色彩、风格、完残等外观要与原件保持一致，而且材料质地、化学成份、物理性能、重量、硬度、手感等内在也要与原件基本相同。从这个意义上讲，复制展品理应是实物内涵最为丰富的辅助展品。复制与仿制不同，暂不说二者的法律地位、制作工艺不可同日而语，单就展示效果而言，复制品可以替代实物进行展示，而仿制品则无法替代实物，仅作为实物的参考性资料进行展示。仿制品过多且喧宾夺主，是当前陈列弊端之一。关于模型展品，应归属于仿制品系列，这就难免让人觉得此类展会会降低陈列品质和规格。其实不然。模型之所以较实物按比例缩小或扩大，主要是由于实物原件规模过于庞大或微小，不适合展示，并不是说该展项不重要。事实上，很多模型在陈列中发挥着实物替代功能。因此，模型展品除规模比例受限外，一切皆应按照复制品的标准和要求进行。

3. 组合

将不同展品有机陈设在一起，共同表达同一内涵，即为展品组合。构成组合的展品可以是实物，也可以是辅助展品，当然更多的是实物与辅助展品的结合。展品组合要凸显实物的主体地位，方法有



二：一是在设置上将实物摆放在显赫位置，二是在数量上扩大实物的占比。下面结合场景的布设来探讨这一问题。场景作为展品组合的常用范式，其直观性、生动性比其他类型展项难以比拟的，然而，近年来场景饱受非议，究其根源，就在于场景日益人工化、智能化、景观化，与博物馆的实物属性渐行渐远。如何让场景回归本位？“虎门销烟”陈列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以“鸦片烟馆”场景为例，设计了两套备选方案：

方案1：两个人物塑形，一为鸦片吸食者，一为烟馆女侍。吸食者卧榻吸食鸦片，女侍侧旁服侍。室内装饰仿照清代烟馆布局。

方案2：室内四周陈列各种材质的吸食鸦片用具，有装纳鸦片膏的烟盒，熬煮鸦片膏的烟炉、烟锅，烘烤鸦片浆的烟灯、银签，吸食鸦片烟的烟枪、铁钎等，实物配有图文说明。正面背景为清人吸食鸦片的画面，其他室内装饰同样仿照清代烟馆布局。展示空间是开放式的，观众可步入场内环视参观，近距离赏析每件实物。

两相对照，方案1似乎比方案2更为直观，这也是其成为备选方案之一的主要原因。但从博物馆学专业角度来看，方案1以虚设的人物塑形为中心，具有景观化的倾向；方案2则以实物为中心，突显了博物馆的专有属性。从中得出的一点有益经验是：充分调用馆藏实物资源，紧紧围绕馆藏进行设计，尽量让实物唱主角，从而将陈列的实物特征发挥到条件许可的至高点。

四、展示空间：实体化空间造型的构建

根据实物生态理念，展示空间除了用于陈设展品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功能，那就是历史氛围的营造，即将物理空间转化为实物生态空间。

按照博物馆学基础理论，纪念类陈列由原状复原陈列与辅助陈列两部分构成，前者是主体，即按照整旧如旧的原则对文物遗址进行复原，将相关的可移动文物陈放其间，使观众在典型环境中感受到当年的历史气息^[8]。文物遗址实际上等同于为可移动

文物提供了本真的生态空间。这种情形当然最为理想，但却是可遇不可求的：有相当一批纪念馆所依托的“旧址”是名副其实的“旧的地址”，已无任何遗迹可寻。通常只有建筑类遗址才适合构建展示空间，其他类型遗址并不适合。最重要一点，基于对文物遗址更好地保护，当前新建纪念类陈列大都是另辟专门展馆而不是在遗址本体上直接布设。而当前专门展馆内的空间布设，最常见的是嵌入一些标志性历史符号进行装饰点缀，以求达到营造历史氛围的目的。此等设计显然形式大于内容，暂不说那些被“断章取义”的历史符号已失去原本意涵，即使由若干个完好的历史符号相拼接，也无法构建一个客观真实的生态环境体系。

将“原状复原陈列”推而广之，以实体化空间造型取代文物遗址的复原，不失为一种更为普及适用的设计思路。所谓实体化空间造型，是相对于抽象的空间装饰而言，即仿照某一实物设计造型，从而将陈列空间实体化的一种展示手段。被选作造型的实物必须符合3个基本条件：与陈列主题的密切关联性，即该实物对于突显陈列主题具有实际意义，如果与主题毫不相干，依此做出的造型势必成为陈列中的“异类”；与内容单元的高度兼容性，也就是说该实物与其他实物在内涵逻辑上相互融通，而不得相互抵触；作为展示空间的可行性，这也是最基本的要求。设计制作的基本步骤为：先从内容单元中提炼中心意涵，再根据中心意涵确定代表性实体，最后参照代表性实体设计制作出空间造型。在此列举两则典型案例：

案例1：“鸦片战争”陈列有一圆形展厅，内容展示鸦片战争时期中、英军事实力对比，设计者根据对这场战争的全面深入把握，选择英军的主要武备军舰与清军的主要防御工事炮台作为参照，将整个展厅设计成“英军战舰—地形沙盘—清军炮台”造型。军舰規制大、炮台規制相对较小，寓意敌强我弱；军舰与炮台隔沙盘对峙，表示战争一触即发的紧张态势。在“军舰”舱体内展放关于英军的枪炮弹药、官兵服饰等实物，在“炮台”掩体内展放关于清军的刀矛弓箭、战袍皮甲等实物。

案例2：在“虎门销烟”陈列展厅中，根据陈列主题内涵，设计出意涵前后贯通、形制相互衔接的一组空间造型，分别为：英国殖民东扩的执行机构东印度公司、体现清朝“一口通商”政策的粤海关、中西贸易的集散地广州十三行街。在“东印度公司”造型空间内展放反映欧洲工业文明的实物，在“粤海关”造型空间内展放反映清代小农社会的实物，在“十三行街”空间造型内展放茶叶、瓷器、漆器等外销商品以及自鸣钟、银器等欧洲输华商品。

通过上述两则案例，更加清晰地表明实体造型的功能特性：造型具有展品与展示空间的双重功能，一方面它以实物为原型，本身就是一件具有完整意涵的展品，另一方面它自身所构建的空间又可用于陈放其他展品。如果说空间属于形式范畴，展品属于内容范畴，那么实体化空间造型堪称形式与内容高度融合的经典范例。造型展品与内设展品之间形成涵括与被涵括的关系，造型展品为内设展品营建了当时的环境，内设展品以造型展品为依托恢复了使用时的状态，这恰恰是实物生态理念的生动实践。当然，实体化空间造型在本质上仍属于空间利用范畴。为了构建合理适用的空间，其形制不可能完全按原型设计，但从总体效果上看，它极大渲染了陈列的历史氛围，令观众产生强烈的代入感，而这正是纪念类陈列所追求的理想目标。

五、科技运用：显实抑虚的理论与实践

当前，博物馆陈列与科技的融合日益加深，科技已成为博物馆陈列的重要因子，科技的运用同样关涉到如何体现陈列实物性特征问题。

从理论上讲，科技与陈列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科技是手段，陈列是目的，目的决定手段，手段服务目的。陈列之所以引入科技，就是为了实现自我特质的巩固和完善。然而，与图照、塑形、绘画、场景等传统手段相比，科技具有特殊性，它不是以有形的实体形态存在，而是以虚拟的技术形态存在。当实体形态被赋予特定的内涵信息，就可转

化为实体展品；而技术形态则需要通过相关设备将预设好的展品信息传递出去，才能最终形成影像展品，亦即虚拟展品。科技的虚拟性与陈列的实物性既相融又排斥。为了彰显陈列的实物性特征，在充分利用科技手段传播展品信息的同时，要极力排除与之不相干的技术特效的干扰，此即博物馆陈列运用科技手段所必须遵循的“显实抑虚”原则⁹¹。

在传播展品信息方面，科技手段独领风骚之处有二：一是虚拟动态现实。所谓动态现实，即历史事件的动态过程。静态的实物无法完美展现，科技手段则比较容易实现。虚拟的对象要“实”，既要有实际意义，为陈列主题所亟须，又要客观真实，杜绝主观臆造。以“虎门销烟”陈列为例，作为整个事件的高潮，销烟的过程必须重点展示，但该过程较为复杂，虽有销烟池旧址这一强有力的历史物证，也无法将销烟的全过程直观再现。在这种情形下，利用科技手段进行虚拟复原就显得十分必要。二是存储、展映实物背后的故事。所谓实物背后的故事，即实物内在蕴藏的信息，这些信息从实物外观上难以把握，需由专业研究人员挖掘整理。这些信息又是十分丰富的，如果全部以实体形态展示，不仅占用大量空间，而且会打乱整个陈列的结构框架。利用科技平台，将大量关联信息存储备览，或制作成影像播放展映，不啻为一种简约、高效的展示方法。

关于科技的运用，业界存在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最具代表性的是，认为科技手段能够让静态的陈列活起来、动起来，从而更能激发观众兴趣。这里所说的“活起来”“动起来”与虚拟动态现实有着本质区别。一些动态展项为动而动，既非展示实物内涵所需，也非反映实物的真实生态。在“虎门销烟”陈列中，为了展示一批清代吸食鸦片的历史图片资料，曾设计“电子翻书”的展项，观众通过挥动手臂可逐页“翻”阅。经过测评，发现观众对这一展项表现出较强的兴趣，但兴趣点不在于珍贵的历史画面，而是“翻书”的动作，这完全背离了设计初衷。采取的补救措施是，将“翻书”的环节由讲解人员掌控，从而导引观众“弃虚就实”。还



有一种现象比较流行，就是将静态画面进行动态处理，从而使画中的人物、景物表现出动感。这种做法是否妥当，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些反映战争题材的画面，通过光影技术再现火光冲天、硝烟弥漫的动态场面，可大大增强真实效果，而一些反映日常生活题材的画面，着意让画中人物机械重复某一简单动作，或刻意突显风吹云动等物理常识，只能以哗众取宠、故意炫技来评判。

最后，谈谈陈列的趣味性问题。很多人包括业内人士将科技的运用与陈列的趣味性绑定在一起，这非常值得商榷。一则，关于陈列的趣味性，本身是一个伪命题。博物馆观众群体非常复杂，不同群体甚至不同个体之间的兴趣点都会千差万别，没有任何一个陈列能够同时满足所有人的兴趣。为了迎合某一部分群体的趣味而设立的展项，很可能会牺牲其他群体的参观利益。当然，博物馆为吸引青少年观众专门设置一些科技互动项目无可厚非，但必须在陈列之外另辟场所，且以不妨碍观众对陈列的正常参观为尺度。严格来说，这已不属陈列范畴，是为博物馆的附属设施。二则，如果非要将一些具有较高科学品质、受到观众普遍好评的陈列定义为“有趣”，那么陈列的“趣味性”应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而不应是单纯的感观刺激。何谓陈列之理性？简而言之，就是以实物为肯綮，从中释发出历史之本真，道义之良善、艺术之唯美。好的博物馆

陈列能够激发观众主动探求实物的真善美，并在探求过程中发现趣味，享受快乐。如是所述，陈列的趣味性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好玩”“热闹”，陈列运用科技手段也不是为了博取观众眼球而故弄玄虚。让实物内涵尽毕展现并令观众真实体验，这才是科技在陈列中的真正价值所在。

六、结语

综上所述，纪念类陈列彰显实物性特征需从多方面着手。首先，从理念上突破，由传统的实物中心向实物生态中心转变，在确保实物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将非实物展品纳入到实物生态体系中，规范其运用，使之真正发挥辅助于实物、彰显实物属性的功效。其次，辅助展品在遴选、复制、组合过程中，尽量拓展与实物的交集，从而最大程度体现实物性表征。再次，有效利用展示空间，通过实体化空间造型的构建，使物理空间转化为实物生态空间，营造真实客观的历史环境氛围。最后，合理利用科技手段，在认清科技与陈列关系的基础上，始终将诠释、展示实物内涵作为出发点与归宿。总之，博物馆陈列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抓住本质属性，坚守独立个性，才能在正确路径上且行且提升。

注释

- [1] 王宏钧：《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57-264页。
- [2] 国家文物局：《关于加强博物馆陈列展览工作的意见》，文物博函[2012]2254号。
- [3] 苏东海：《论文物组合》，《革命博物馆工作》1983年第7期。
- [4] 宋新潮：《生态（社区）博物馆与变革中的博物馆》，《中国博物馆》2011年Z1期。
- [5] 严建强：《新的角色 新的使命——论信息定位型展览中的实物展品》，《中国博物馆》2011年Z1期。
- [6] 唐立鹏：《复原历史原生态理念的展示实践》，《中国文物报》2010年3月10日第8版。
- [7] 宋向光：《博物馆陈列的实物性元素及内容结构析》，《东南文化》2016年第2期。
- [8] 严建强：《博物馆的理论与实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0-54页。
- [9] 唐立鹏：《陈列运用高新科技的剖析》，《中国文物报》2012年3月21日第8版。